

唐文治

国学演讲录



一代大儒唐文治先生前后执交通大学校长
十三年有余，定天下名校之基业；掌无锡国学
专修馆馆长二十余年，育国学英才无数。

唐文治 著
虞万里 导读
张靖伟 整理

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

唐文治

国学演讲录

唐文治著
虞万里导读
张靖伟整理

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

内容简介

《唐文治国学演讲录》为交通大学老校长唐文治先生于1938—1943年在交大所作国学演讲记录汇编，共六集，内容涵盖经、史、子、集各门类，以经学、理学及文法为主。《演讲录》成于唐先生晚年，是其一生治学育人思想之精华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文治国学演讲录 / 唐文治著；虞万里导读；张靖伟整理。—上海：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，2017
ISBN 978 - 7 - 313 - 16794 - 1

I. ①唐… II. ①唐… ②虞… ③张… III. ①国学—文集 IV. ①Z126.27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51691 号

唐文治国学演讲录

著 者：唐文治

出版发行：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
地 址：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

邮政编码：200030

电 话：021 - 64071208

出 版 人：郑益慧

印 制：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880 mm×1230 mm 1/32

印 张：20.375

字 数：438 千字

版 次：201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313 - 16794 - 1/Z

定 价：9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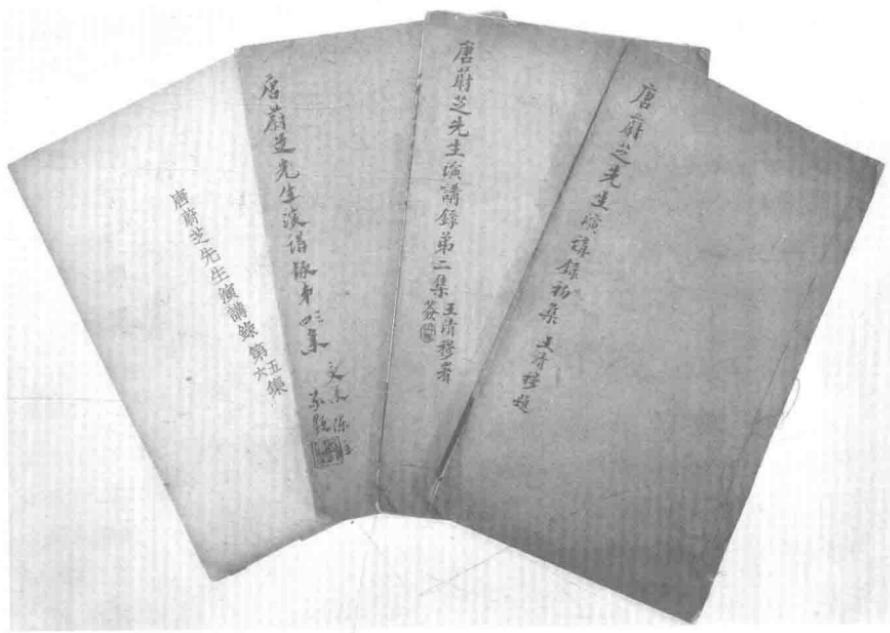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告读者：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联系电话：0512 - 68180638



唐文治先生像(摄于 1944 年)



唐蔚芝先生演讲录

出版说明

唐文治，字颖侯，号蔚芝，别号茹经。江苏太仓人。生于1865年，卒于1954年。先生幼时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，至十四岁时已通读《孝经》、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。十七岁时，师从乡前辈理学家、古文辞家王祖畲。1885年，考取江阴南菁书院，受业于当时东南经学大师黄以周门下，兼采汉宋，深造有得。1892年，中进士。先后在户部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、外务部、商部、农工商部任职，累官至署理农工商部尚书。1907年，出长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上海高等实业学堂（1912年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），先后任该校监督、校长达14年。在任期间，广揽名师，博采众长，整顿旧局，创立工科，以培养品学兼优的第一等人才为职志，制订一系列改革措施，奠定了交通大学工学基础和发展方向。1920年10月，先生以目疾日深，辞去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一职，并于是年冬受施肇曾之托，在无锡开办国学专修馆。

1937年7月，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淞沪会战随即爆发，苏沪告急。11月，先生被迫随无锡国专内迁，辗转经湖南长沙、湘乡等地，于1938年2月抵广西桂林。同年8月，先生自桂林返沪就医。其时上海已被日寇占领，而交通大学校园也遭践踏，成为其“宪兵队徐家汇分驻所”。未及内迁的交大师生搬迁至法租界内维持上课。得悉唐文治先生由桂返沪，交大校方即有意请老校长来校授课，借以坚定师生抗敌决心，提振民族精神。于是9月4日，

时任交通大学教务长胡端行携校长黎照寰亲笔信拜访先生，希望他为交大师生开设特别讲座，内容以道德、文学大纲为主。先生不顾年高体衰，慨然应允。之后，先生每周日在助手搀扶下，前往交大讲授一小时，直至1943年12月（1941年9月后，因交大地址较远，来去不便，讲座改在无锡国专沪校举行）。当时听讲者除了交大师生外，外间各界人士尤其江浙一带在旧租界避难的学者、名流，亦有不少人前来聆听。授课内容被集结为《唐蔚芝先生演讲录》，由当时交通大学出版处排印，前后共出版六集。据版权页，第一集出版于1939年1月，第二集出版于1939年8月，第三、四集出版于1940年8月。第五、六集具体出版年月不详，大致在1944前后。每集分上下两卷，每卷载12期左右讲座内容，大体为上卷讲经学、下卷讲文学，偶有例外。

八十年后的今天，先生授课时的音容早已远去，《演讲录》亦难得见。先生一生宗仰程朱理学，以修齐治平作为立身处世之目标，借儒家经典阐发微言大义，寄托自己的抱负和理想，以期拯救人心，治安社会，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。而《演讲录》成于先生晚年，书中所载所论，皆先生一生治学之精华。特别是演讲当日，在国难当头、民族危亡之际，先生年过七旬，目盲体衰，尚孜孜以救人心、救国家为己任，大声疾呼，今天读来，仍不禁令人肃然怆然。是于此书中，不仅见先生学问之高深，亦见其精神之伟大。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将之重新整理出版，以飨读者。此次整理，以上海图书馆藏《唐蔚芝先生演讲录》（共六集）为底本，采用简体横排方式，合六集为一册，名之为《唐文治国学演讲录》。为统一体例，对原书部分章节作了调整，或合并、调整次序，或删除重复内容，或另拟标题，均出注说明（标“原注”者为原书自注，其余为整理者注）。原书中明显为排印错误的字词径改，异体字在不影响文义的情况下改为通行字，不再出注。异形词予以保留，不作改动。书

中引用多节引、意引，除与通行本有重要差异外，亦不再出注。原书第一集卷末有黎照寰所撰跋，今移至书末附录。并从先生其他著作中选取为交通大学师生所作有关道德修养、治学为人的演讲、训辞四篇，附录于后，俾读者参阅。

鉴于本书内容较为艰深，特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虞万里教授撰写导读，对全书阐释发挥，以期对读者把握本书主旨、深入阅读参会有所提示。在本书定稿阶段，得到上海交通大学博士马涛、侯金满，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许超杰，及陆骏元等诸同好相助，在此一并致谢。由于整理者学识有限，且成书仓促，书中错讹、欠妥处在所难免，亦深望读者见谅、指正。

整理者

2017年3月

导读：尊孔读经与治心救国

虞万里

《唐蔚芝先生演讲录》中有“师孔子法”“孟子尊孔学”“论治心救国之方”“救心在研几学论”“论朱子学为今时救世之本”诸讲，谓“欲救今日之世界，当自尊孔读经始”，又曰“治国先治经，救国先救心”。生于废经倒孔后之今人，触目“尊孔读经”四字，顿即心生疑惑，情感诧异。今且看一位从晚清科举时代走进新中国之性理学者，在八十年前如何尊孔师孔，如何读经研经，如何立身处世，如何经世济民，如何为当时社会国家开出治心救国、醒世抗敌之良方。

一、引言

唐文治先生于1907年9月出任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，破天荒住校办公，增设航海、电机、轮机等专科。1920年连上七书辞职，前后执掌交大十三年有余。1921年出任无锡国学专修馆馆长，开始其一生中另一段国学教育生涯。刻印《十三经读本》，日以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为讲授内容，撰著群经大义，著述不辍，诲人不倦。面对人情浇薄，公德不明，战争频仍，国是日非之时局，大声疾呼“正人心、救民命”，借此以振兴民族，挽救祖国。他深知青年为家国之未来，教育为最基本且永恒之措施，所以虽年届耳顺，过古稀，仍然由人搀扶上讲台讲授儒家经典，呼唤

传统美德，重建国民人格。从当年一段采访可见其意志与气概。

问：先生对于教育本位，应以何者先入手？

答：教育是承先启后一件重要任务。教育除灌输知识而外，尤当注重人格教育。盖教育本意，无非是培养天良，消灭恶念，正心诚意，做一个堂堂正正之人。本此善良心术，然后可做轰轰烈烈事业。若人心术不正，虽有经天纬地之才，适足以殃民而祸国。明乎人格教育之旨，始可与语教育矣。

问：举世滔滔，先生将以何术挽救之？

答：挽救风气，决非一人之力所能成效，尤非在野之人所可转移。顾我当亦尽我能力以挽救之。一则训导学生，诰诫亲友，广为传布；一则著书立说，申儆当世，并示后昆。故我办学宗旨，即以此为第一义。^①

以上采访问答并非一时之虚语，而是贯穿先生一生的办学宗旨。早在执掌高等实业学堂期间，提出以勤、俭、敬、信为校训，致函教育部，强调教育为先，道德为重。^②他在送周予同赴台湾时云：“盖吾人讲学，固以后世为心，以百姓为命，非拘墟于一时也。”又云：“吾常谓欲淑人心，必明性理，而欲明性理，非昌明国学不为功。理学明，则人心善而国运以盛；理学晦，则人心昧而国运亦衰。征诸史书，毫发不爽，非虚言也。”^③正人心、救民命以教育为先，教育以道德为先，而淑世善德以明性理为先。

1937年7月，卢沟桥事变、淞沪战争相继发生，上海交大徐家汇校舍被日本宪兵队侵占设立“宪兵队徐家汇分驻所”，已而变成“东亚同文书院”，而无锡亦为战火席卷，于是国专迁校，至长沙，辗转赴

^① 吴德明《唐君芝先生访问记》，《旅行杂志》1936年第10卷第8期，第83页。

^② 唐文治《致教育部公函商讨教育宗旨》，《唐文治教育文选》，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109页。

^③ 唐文治《送周予同先生赴台湾序》，《茹经堂文集六编》卷三，《民国丛书》第五编，第95册，第1页。

桂林，先生年迈，因疾回沪。当此之时，交大欲内迁而国民政府未允，在日本占领区艰难维持。为求生存，延续教育命脉，或请福开森主持校务，或谋求改名为私立，想尽办法，与敌周旋。然亦即在此进退艰难之时，校长黎照寰设立特别讲座，敦请先生回校为学生作讲座。1938年9月4日，胡粹士携黎校长信来与先生商量，先生慨然应允。^①9月9日，第二十四次教务会议通过，特聘唐文治先生担任特约讲座，每周一次，讲授传记、游记、书札以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内容。^②先生回交大演讲，听者甚多。初讲伊始，适值“九·一八”国耻纪念日。当时学校已在日人监视之下，为避免发生不必要误会与麻烦，学校曾公布顺延一期。^③其他则与学校课程一起正常进行。

演讲一学年之后，学校即将讲稿印行，以广流传。先生1939年六月日记云：“余在交通大学逢星期日演讲已二学期，校中为印演讲初二集。”^④是初二集乃1938年下半年与1939年上半年演讲录之结集。内容为修养道德方法和读四部大纲及分类，是为开篇，继之而讲群经纲要，以及读文法，并选录《史记》、韩愈、欧阳修、姚鼐、曾国藩等文作分析。第二集上卷经学心学类，下卷文学类，当为1939年上半年所讲。1940年正月日记云：“逢星期日上午，仍赴交通大学演讲经学、文学，经学讲《孟子》分类，文学讲余自作文数篇，以救民命为宗旨，内以《说雪哀民》《慈幼保种》二篇最为诚挚感人。”^⑤先生所记内容在第四集，是其第三集上卷经学心学类专讲

^① 唐文治《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编》1938年九月四日记云：“胡生粹士携黎照寰校章信来，谓交大拟设特别讲座，请余每星期讲授一小时，以道德文学大纲为主。许之。”文明国编《唐文治自述》，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119页。

^② 《上海交通大学纪事(1896—2005)》上卷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91页。

^③ 《上海交通大学纪事(1896—2005)》上卷，第291页。

^④ 唐文治《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编》，文明国编《唐文治自述》，第119页。

^⑤ 唐文治《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编》，文明国编《唐文治自述》，第120页。按，《上海交通大学纪事》上卷1940年9月记载：“唐文治先生莅校的演讲内容，日前由学校汇集成《唐文治演讲三集、四集》编印出版。”(第304页)所记略有出入。今据《演讲录》三、四集版权，署民国二十九年八月，则当以日记为准。

《师周文王法》及诸子学派，下卷《史记》《吴越春秋》、诸葛亮《出师表》等，乃系 1939 年下半年所讲。1940 年六月以后日记：“六月间，印交大演讲三、四集，至八月出版。”^①是可见演讲结束，旋即编印。同年 9 月后日记：“余在本校任课如前，每星期日上午仍赴交大演讲。”^②似 1940 年下半年仍在交大演讲。1941 年 9 月日记云：

九月间开学。余因交通大学地址较远，星期日上午改在本校演讲，交大及他校诸生均可入座听讲。本校礼堂较狭窄，用扩音机传播，附近教室及廊檐下亦可传达，听众约三百余人。^③

此谓交大路远，演讲改在康脑脱路（今康定路）国学专修学校进行。《上海交通大学纪事》1941 年 5 月 14 日载：“校长聘请前校长唐文治为本校特约教授，每星期日讲授经学、文学。”^④是 1940 年下半年和 1941 年上半年继续演讲，唯地点有所改变。《唐蔚芝先生演讲录》第五、第六集，1942 年由私立南洋大学出版处出版。据《纪事》，自日寇侵占上海以来，国民政府不允许学校内迁，只得在上海与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”和日人周旋，期间曾拟改名“私立文治大学”，至 1941 年 9 月，正式提出改名“私立南洋大学”。故最后二集署由南洋大学出版。

唐先生回交大演讲前后四年有余，所讲内容留存在《演讲录》中，可供后人学习，而当年所讲情景，早已消散，幸有个别听讲学生曾有一鳞半爪之记录：

我第一次去参加听唐先生的讲学至今还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上课铃响了，听众立刻全都肃然就座。只见一位五十来岁的引路人用盲杖牵引了一位满头白发、

^① 唐文治《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编》，文明国编《唐文治自述》，第 120 页。

^② 唐文治《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编》，文明国编《唐文治自述》，第 120 页。

^③ 唐文治《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编》，文明国编《唐文治自述》，第 121 页。

^④ 《上海交通大学纪事(1896—2005)》上卷，第 310 页。

双目失明的老者进了教室，使我大吃一惊。原来这位老人就是久仰其名的唐蔚芝先生。我真不知道他将如何进行讲课。唐先生坐定后，那位引路人，据说也是唐先生的一位学生，先将这一课的题目和大意简单介绍一下。我记得那天所讲的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《原道》。接着，唐先生就全文大声朗诵一遍。但实际上他是在背诵……声音洪亮而苍劲有力，抑扬顿挫而字字铿锵。在座者均为之精神一振……若不是亲眼目睹，根本不可能想象这是一位双目失明的古稀老人在朗读……接着，唐先生就对全文作分段介绍，对于文中关键之处更作重点讲解。我国古文的特点是既为文学作品而又常结合道德教育……唐先生的讲解就充分兼顾了这两方面的阐述，使听众感受到受益匪浅。讲解后，大家可以提出些问题进行讨论。最后，唐先生又将全文再大声背诵一遍而结束。^①

陆景周导盲助教，唐先生唐调诵文，重演场景，颇为逼真感人。然此讲乃分析韩愈《原道》，宣讲儒家仁义之道，重在道统之继承与发扬。《演讲录》中更有许多针对强邻入寇之现实，取《史记》《吴越春秋》中勾践复国之事，借古喻今，唤起民众与青年学子觉醒而奋起，保家而卫国。其情其景，可想见演讲具何等之感染力！又据《纪事》所载，当时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”和日寇宪兵队严密控制交大，又可想见先生当时具何种无畏之精神！

^① 刘其昶《回忆唐文治先生和唐庆治先生》，交通大学 1942 届电机工程系毕业校友编印《庆祝母校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册——师生永契》，1996 年，第 23 页。此据《上海交通大学史》第四卷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，第 77 页。

二、演讲宗旨与群经纲领

(一) 开宗明义

先生身丁乱世，一生以正人心、救民命为职志，大声疾呼，百折不回。正人心首在修养道德，所以开讲伊始，第一讲先讲“修养道德方法”，从外端品行、内致良知两方面切入。

唐先生回交大演讲，第一句话是“凡人求学所以学为人也”。^①来听讲者固是来求学之人，然求学之目的，绝非以求得知识为最终目的，最终目的是“学为人”，这是古今中外所有读书求学的终极目的。即使你中途有任何暂时的目的，最终是要使自己立身于天地间，仰不愧，俯不怍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做一个有益社会的人。而要做一个正直无愧、有益社会的人，就必须具有与众不同的美德，所以他说“若求学而不修道德，虽博学多能，何益”？所以求学先求知识，知识充溢的同时，必须修养道德。修养道德之法分内外两途：在外应整饬品行，在内应涵养知觉。

就在外之整饬品行而言，可分君子与小人两类。他举《易》之《泰》《否》二卦爻辞为证云：《泰》卦言治云“君子道长”，《否》卦言乱云“小人道长”，所以说：“自古未有不明君子、小人之辨而可以讲学术者，更未有不明君子、小人之辨而可以行政治、办事业者。”修养道德，敦励品行，在个人而言，最终是成为君子还是成为小人；对社会而言，是成为治者还是成为乱者。

就在内之涵养知觉而言，先强调一“知觉”。他认为知觉是人生灵性所发，是人至关重要的知性。倘若知觉迟钝，事事落于人

^① 唐文治《修养道德方法》，《唐荫芝先生演讲录》第一集卷上，交通大学出版处 1938 年版，第 1 页。下引同。

后，甚至是非善恶茫然莫辨，则国家必危在旦夕。如若青年之知觉已经灵警，但不善良，则容易流为欺罔变诈。所以仅是灵警还不够，还要以善良辅之。练习善良的知觉之法有二：（一）保平旦之气，使善念常存于胸中，平时应事随时提醒良心；（二）意念之发，必慎所独，知毋自欺以欺人，久之则是非善恶明，措置无不适当，而其究壹归于深沉。

整饬品行，他举虞舜为例，说舜取人为善，与人为善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：“孟子曰：子路，人告之以有过，则喜。禹闻善言，则拜。大舜有大焉，善与人同，舍己从人，乐取于人以为善。自耕稼、陶、渔以至为帝，无非取于人者。取诸人以为善，是与人为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”子路闻过则喜，大禹闻善则拜，已难能可贵。而虞舜之德，超由过禹，为道德之极致。

涵养知觉，他举伊尹为例，伊尹说要以先知觉后知，以先觉觉后觉。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：“[伊尹云]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觉后知，使先觉觉后觉也。予天民之先觉者也，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，非予觉之而谁也。”众所周知，涵养性情，其养也多端，何以直接抉出伊尹之语？因为社会道德之提升，风气之转变，就是靠先知觉后知，先觉觉后觉。

修养道德，外以虞舜取人为善，与人为善为极则；内以伊尹先知觉后知，先觉觉后觉为极则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正人心、救民命，振纲纪，兴中国。然则晚清以来，废经倒孔，“道德教育废弃尽矣”，强敌入侵，同胞罹难，上海更在日伪统治之下。故先生入交大演讲，率先提出“智勇”二字为求学要素。何以笔锋一转，从道德修养转到智勇二字，并云“智不深、勇不沉，浮躁浅露，则不足以成事，适足以害事”。观其所举，以越王勾践和明儒阳明说事。勾践卧薪尝胆，终至灭吴复国；阳明致良知于事事物物，终至破宸濠而建功业。在上海敌伪心脏的徐家汇，开门见山，正直说教，其用意就是要唤

起热血青年，自立立人，保家卫国，智勇双全，德业并举，所以他最后说：“鄙人不揣固陋，常以正人心、救民命勉为家训、校训，深望吾国青年从事修养，动心以致其灵警，忍性以致其深沉，上之为圣贤，次之可为英雄。振兴中国，深望诸生勉之。”

“修养道德方法”是先生在交大演讲的宗旨，是对所有学子为学为人之要求。而其文本就是一篇结构紧凑、脉络清晰、实而不华的美文，也是一篇端正品行，激发志气，寓意深刻的战斗檄文。以下所讲，虽多是围绕经学与文学，而其端正青年之品行，激励学生志气之宗旨则洋溢在字里行间，始终不变。

教人以端品行、致良知之后，进入具体传统文化经史子集之内容。欲讲四部，必先知四部之大纲及其分类，故第二讲“读经史子集大纲及分类法”对四部做一种提纲挈领的分析讲解，主要是该读何书及如何读。

六集《演讲录》虽云统括经史子集，而实质偏于经部、子部和集部，经本源头，子部为先生性理学之重点，集部乃其文章学之心得，故经与子集贯穿六集。大纲中史部云读史之法，以前四史、《新五代史》《资治通鉴》《读史兵略》为限，具体所讲仅在集部文章分析中引及《史记》《国策》《吴越春秋》等，子部要求必读《老》《庄》《荀》《扬》《管》《墨》，却略而不讲，具体演述者乃是朱子、阳明、王龙溪、王心斋等。归结起来，所讲仍以读经救国为重点。

第二讲开讲，先生即举国际联盟考察员到访无锡国专，感叹其“游历中国，未见有讲经学之学校，乃今始得之”。对无锡国专之赞美，引出先生所闻英国大使与严复的对话。英国公使朱迩典爵士(Sir John Newell Jordan)谓严曰：“中国决不至于亡，读宝书足矣。”严询何为宝书，对曰“十三经”。英使与国联考察员之称赞中国经书，前后相应，以示国际友人之看法，亦即从西方看中国。朱、严对话，为先生数数引及，1934年何炳松主持商务馆《教育杂志》，

发函征询七十余位专家教授对读经之看法。唐文治先生被列于第一位主张读经的人。该文开篇即举朱、严对话。^① 1937年，先生发表《论读经》一文，亦首举朱、严对话，^②刊出《论读经次第支配法》，其语相同。^③ 开讲引述之后云：“外人尊重我国经典若此，而近时我中国人不读中国经书，未免谬误。试问古今中外，有自灭其本国之文化而其国能久存者乎？固决知其必无有也。”^④ 其所以屡屡引及朱严对话，并非自己无所主见而引外人自重，实因当时西化呼声颇高，借此以塞废经西化者之口而已。

晚清以降，尊孔废孔、袒左袒右；废经读经，此起彼伏。乍观之，似乎势不两立，细析之，就中除少量持绝对意见者外，不少人对读经还是有轻重缓急，日程高低，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的认识。今兹无暇一一评述，仅就先生所持读经思想而论，其态度之坚决，无可假借，而其如何读经，确有自己之主见：一是应该按年龄不同，阶梯式循序而读；二是经中不符合现代社会之思想、事物当删节摈弃。

十三经博大精深，并非小学生、中学生随便乱读，而应有一定步骤，他认为，应先读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而后再循序读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（包括《左传》）五经。他在回答何炳松读经问题和所撰《论读经次第支配法》中提出阶梯式的读法：即初级小学三年级应读《孝经》，高级小学三学年应读《大学》及上半部《论语》，初级中学三学年应读下半部《论语》及《诗经》选本，高级中学三学年应读《孟子》及《左传》选本，专科以上各大学及研究院应治专经之学。将《孝经》、四书与五经按难易分为五个

^① 《教育杂志》第二十五卷第五号“读经问题专号——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”，民国二十四年，第4页。龚鹏程将“读经问题专号”改为《读经有什么用》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出版，2008年，第14页。

^② 唐文治《论读经》，《学术世界》第二卷第五期，第1页上。

^③ 唐文治《论读经次第支配法》，《国专月刊》第五卷第三号，第1页。

^④ 唐文治《读经史子集大纲及分类法》，《唐蔚芝先生演讲录》第一集卷上，第1页b。